

断崖残章

梁剑华◎著

文章有多种写法，人也有多种活法。有人活得美好，
有人活得卑怯。有人活得潇洒，有人活得劳累。

有人以悲剧开始喜剧终了，有人以喜剧开始悲剧结束。

岁月流逝，天地苍茫。有喜有悲是万物之规律，

而大悲无喜才是人生之大境界。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DUANYA
CANZHANG

断崖残章

梁剑华◎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崖残章/梁剑华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396-6151-3

I. ①断…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3814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姜婧婧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8.5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父亲死于伤寒症 / 001

二 伯父是个谜 / 003

三 母亲的故事 / 006

四 表姐 / 010

五 他生未卜此生休 / 012

六 和尚四哥 / 015

七 腊莲 / 018

八 梁三先生 / 021

九 油坊 / 024

十 萃文 萃文 / 026

十一 汪老先生 / 028

十二 吃饭打冲锋 / 031

十三 华寿 / 033

十四 大福子 / 036

十五 请来面谈 / 038

十六 路校长 / 040

- 十七 山芋的故事 / 043
- 十八 龙凤镯 / 045
- 二十一 一双鞋 / 048
- 二十二 打篮球 / 050
- 二十三 《蝶恋花》 / 053
- 二十四 汇报会 / 056
- 二十五 老戴 / 058
- 二十六 一颗图钉的记忆 / 061
- 二十七 红宿舍 / 063
- 二十八 老章的故事 / 066
- 二十九 不能收毛主席的钱 / 069
- 三十 老高这个人 / 071
- 三十一 口头传说 / 074
- 三十二 三个女人一台戏 / 077
- 三十三 戏外戏 / 080
- 三十四 戏中戏 2 / 082
- 三十五 丁老不老 / 085
- 三十六 却爱红叶笑青山 / 088
- 三十七 走近岑老 / 090
- 三十八 尚未忘却的记忆 / 092
- 三十九 关于《无悔》的一点记忆 / 095
- 四十 有关文学杂志《采石》的记忆 / 097
- 四十一 在三轧 1 / 100
- 四十二 在三轧 2 / 103

- 四十三 在三轧 3 / 105
- 四十四 里西湖 105 号 / 107
- 四十五 天下事真难说 / 110
- 四十六 去武钢看样片 / 113
- 四十七 去看看杨履方 / 115
- 四十八 想起了张弦 / 117
- 四十九 性情中人曹玉模 / 120
- 五十 千锤百炼人 / 122

作者的话 / 124

后记 / 126

一 父亲死于伤寒症

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张照片。

还能记得住的是很小的时候母亲总是背着我，对着父亲那张照片哼哼唧唧地唱着：骑大马，挎洋刀，风风火火过大桥……这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事，地点是芜湖双井巷，时间应是1943年。

一直到现在，到父亲的儿子——我已经有了儿子，儿子也有了儿子的今天，我也弄不清父亲先前是什么身份，干的是什么职业，是教师，是商人，还是自由职业者，不知道。他很忙，每天都是很晚回来，第二天又总是迟迟起不了床。早上一家人都怕把他吵醒，但因为要买米买菜需要从他那儿要钱时，这个任务多半落在我的身上。我一声又一声地喊着“大大”（巢湖一带对父亲的俚称），直到他从枕头下面摸出皮夹，又从皮夹里抽出钞票放到我的手上，他才睁开眼睛准备起床。

双井巷是芜湖无数条小巷中的一个巷道，离大垅坊和花津桥都不远，旁边还有一个小学叫“长春小学”。

1943年，父亲得了伤寒症，被一顶轿子送回了老家巢县柘皋尖山寺村。

乡村名医沈香荪是父亲多年的朋友，每天背着药包来替父亲行医把脉。父亲多数时间就在厢房里躺着。沈是祖传中医，除配制一些冲剂草药外还主张父亲一定要克食，尽量少食不吃。可父亲平时胃口就好，在坚持了十多天没有进食后终于忍耐不住，趁家里人外出时竟扶着墙摸到厨房里，硬是用

开水泡了一碗锅巴吃了下去,当晚即高烧不止,胃大量出血。沈香荪连夜赶来,终于一句话也没说,背着药箱走了。

最早知道父亲不行的是奶奶。她在深夜里听到“冲灰”的声音,那是一种习俗,是把土砖放在石臼里冲成灰放在棺材里给死人枕头。

奶奶听到这种声音就放声大哭起来。

果然,远远地,书房里传来一片哭声。

那时,我七岁,胆子小,胆子小却又想看个究竟。远远地就看到堂兄华德和几个叔伯亲友掀起父亲床上的蚊帐,给父亲穿上三腰五领的寿衣,又把一枚铜钱塞进父亲的口内,最后在父亲的脸上盖上了黄表纸。

父亲的丧事搞得很隆重。

棺材在厅堂里停放了好几天,灵堂也批得考究。还找来和尚、道士大做法场。一个叫王山人的右手掌一只罐子,左手掌一炷香,念着符咒,硬是说他看到父亲的魂灵了。本来他可以在家里歇歇的,可就是被一家老小的哭声惊走了。母亲赶紧止住哭并问王山人父亲在哪里,王山人说已经走了,母亲哭得更伤心了!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所有的庄田、房屋都是爷爷留下来的。他只留下了几个儿女和一个将要为他终生守寡的、才三十多岁的母亲。

1990年,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一部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著名作家、电影剧作家鲁彦周作序的60万字的《柘臬志》出版了。志书中不仅有自然环境、名胜古迹、建置区划、历史沿革,还有近些年来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情况。我在553页突然发现如下记述:“少数殷实富户为便利自家子弟就读,延请名师来家坐馆。梁寄予家就聘请了蒋华藻塾师学习‘四书五经’,传播祖国文化……”

梁寄予正是我的父亲。原来父亲也是一个文化人。在我日后的数十年里,在我一生一世的追求中总是和文化、和文学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

二 伯父是个谜

那时，伯父在浙江衢号（今为衢州市）当县长，父亲死后，母亲已无力负担众多儿女，在伯父的关照下，我进了一个叫尼山的学校读书。

印象里，学校很大，也很古老。校园里有许多高大的白果树，每年都有无数的果子落下来。学校对音乐很重视，感觉每天校园里都充满了歌声。我们低年级唱的是“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乡，家乡如今在敌人的手上，遍地创伤，满目凄凉。要想看家乡的月亮喂，只有拿起刀枪，打回家乡……”高年级唱着“这是新生的一代”，因为我当时年龄小听不懂歌词，误认为是“这是先生的烟袋”闹出了不少笑话。

伯父梁济康是黄绍竑的部下，黄是桂系军阀，当时在浙江当省主席。黄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伯父也一直没得到重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伯父就辞职了，一家人迁至杭州，在里西湖 105 号住了下来。

学校离西泠桥很近，叫秋瑾小学。每天早上我就顺着湖边的柏油路朝学校走去。有时候还可以在苏小小墓亭耍一会。学校早上练字，习字也教唱歌，唱的是“功课完了，要回家去，先生同学大家暂分手。明早会，好朋友，愿明早先到校再聚首”。

印象里，在杭州居住的时间不到一年，伯父再携全家回到芜湖，我也再一次进了离家较近的尚来镇小学就学。

这期间，伯父做了四件事：一是在青弋江边、民众教育馆隔壁建造自己

的花园别墅,号称“能远楼”,并请家乡书家梁三先生题写了匾额。二是在吉和街开办了一家米厂,叫“江南米厂”。三是为即将考取国民党外交部礼宾司的二哥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四是委派三儿子华伦奔赴家乡巢县柘皋兴山寺村开设了油坊……

1949年1月12日,淮海战役临近结束,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部向西溃退,一部分撤下来的士兵滞留芜湖,而且有不少就住在与能远楼一墙之隔的民众教育馆。大军过境,米市风潮不断,国民党滥发的金圆券如草纸,伯父开的江南米厂很快倒闭。彼时时局更加动荡,伯父只得和全家老小回到故乡。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各方矛盾也多,加上都是些少爷奶奶,只能动嘴不能动手的男男女女,家庭经济压力增大,吵吵闹闹日渐增多,伯父已无法维持局面。乡村的冬夜,很冷,也很寂静,总能看到伯父一个人守着炉火,一面在厅堂里走动,一面吟念着唐人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相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

接下来的事情还是一个接一个发生了。

土改工作队进村了,我们家的成分是官僚地主兼工商业,伯父是当然的地主分子。

油坊充公了。

接着,伯父又以变卖土地破坏土改罪锒铛入狱……

在我心中,伯父一直是一个谜。他有文化,乃早期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又有一定的背景和好友亲朋,如翟宗文、朱学帆、谢汝昌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重入仕途而且都混得不错,而他为什么与官场若即若离。他的好友、地下党老党员杨士彬被叛徒出卖押入安庆省政府监狱,伯父曾千方百计四处收集证据并撰文上诉使杨士彬得以释放。在杨遇到困难时又将杨安排在浙江衢县农场担任场长之职。

特别是在他在好友帮助下有机会离开大陆,却又把自己的出国证送给别人,自己却弄了个假证而被扣留遣返,最终在广州犁市边境被拘捕入狱直

至肺水肿死于狱中。

1959年,我在芜湖一中读高二,四哥从繁昌归来,谈及伯父刑满即将释放时却感染了肺水肿死于狱中。四哥说伯父在上海一些老友的帮助下本来是可以去台湾的,但他在临行时却把自己出境的证件送给了朋友,自己后来弄到的证件却是假证,本来并没有什么过错却弄了个罪上加罪。

四哥写了一组悼念伯父的诗,后两句我多少年也忘记不了,那两句是:
伤心犁市坟前草,未解乡愁犹转碧。

三 母亲的故事

我们家乡叫父亲为“大大”，叫母亲为“阿姨”，为什么这么叫，许多风俗民情，说不出道理，就这么叫下来，叫了几辈子。

阿姨，也就是母亲的娘家就在柘臬镇上。外公在小镇的西门开了一个香店，叫“叶鼎泰香店”。关于这个香店，我曾在我的中短篇小说《东山掇英》《陈平旧事》中有些描述，我的外公“叶大泡子”和“宽师傅”不仅留在记忆里，也时而出现在我的文学作品里。

香店的生意平时很冷清，逢年过节就会兴旺起来。外公就成天坐在柜台里面，他有疝气病，裤裆里像装了个大罐子，活动很艰难。一个大钱柜就放在他身边，收的香钱有些撒在柜子里，偶尔蹦到地上便让我们来捡。

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几个儿子女儿生活日渐艰难，外公就有意无意地补贴一些，农闲的时候也会叫人把母亲和几个孩子接到镇上过一些时日。

母亲没文化却很会讲故事。

讲一个新娘在新婚的晚上铺床叠被时由于被子太重，用力过猛竟放了一个响屁。这个屁被新郎听到了，久久沉默的新郎对着新娘只说了一句话：你脸也不红一下？新娘听了受不住，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还说一个女人从来不讲卫生，也不洗脸梳头。一夜小偷破窗而入，两人争执打斗起来。小偷竟跑到厨房拿一把菜刀砍其头部。小偷误认为自己杀人了，翻窗而逃。没想到第二天没有动静。原来女人头上积垢太多，刀只砍

到一个假脑壳,还没有伤到头皮呢!

母亲偶尔也听听倒七戏。最喜欢听的是一出叫《打芦花》的戏。讲的是孔圣人七十二门徒之一闵子骞少年时的故事。闵子骞受后母虐待,后母李氏给亲生儿子做棉衣用的是棉絮而给闵子骞做的棉衣却用芦花充填。闵父不知情,在一次外出途中见另外两个儿子不冷唯闵子骞抖抖索索便发火了。以鞭抽之,没想到芦花从破衣中飞出。闵父大怒欲休李氏,闵子骞跪地求饶,说出了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人单。

母亲性格内向却十分倔强。父亲死后,她很少当众哭泣,只是每当在棉花田里、麦地里劳动时,躲着人大哭痛哭一阵,然后像没事一样擦干眼泪回到家里。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一瓢米糊加两瓢水,熬过后,弟弟先喝,姐姐妹妹再喝,剩下的自己兑些刷锅水再喝。1963年夏天,我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母亲病危,只求见最后一面。尽管当时我刚刚调到厂政治处搞宣传,妻子又怀着孩子,我还是赶到家里,可推门一看,小院内,母亲正在剥豆子。母亲说,电报是她叫弟弟打的,说想我想得老做梦。我看到了小院内父亲活着时亲手栽种的桂花树和天竺,看到母亲满头的白发和笑脸。

我住在宁芜路、和平楼、马矿以及后来搬进安工大教职工宿舍时,母亲都来住过。但住的时间都不长,少则三五天,多则个把月。在家乡时她想我们,在我们这又成天牵挂家里。她揪心弟妹们农活忙不过来,揪心弟弟养的鸡鸭吃了人家田里的稻棵,更揪心她已经养了几個月的小猪掉落到大粪坑里……

198×年,母亲71岁时,我正在修改一部即将上马筹拍的电影,导演和责任编辑就住在交际处和我一起商讨修改方案,可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我只是赶到邮局给弟弟寄了些钱,而错过了与母亲见最后的一面。

2011年5月8日,又一个母亲节,看到自己儿女成行,突然忆及母亲度日的艰难。当晚又梦见满头白发的母亲站在床前,夜不能寐,开灯起床,走

进书房以小诗遥祭母亲在天之灵。

全诗如下：

父亲在我8岁时死去
扔下母亲像扔下一堆荒草
父亲是害伤寒症死的
医生说他嘴太馋
高烧半个月还要吃锅巴和元宵怎能不死呢
于是，做了寡妇的母亲把儿女们叫到面前
像分配任务地说
老大去学生意，老二种田
老三老四洗衣做饭，刷锅洗碗
母亲用一双哭红的眼睛盯着我
一字一句地
你给我去读，为你死去的大大争气
……于是
我离开那个小镇和山村
我去了衢州、杭州、芜湖、巢湖
我工作、读书，读书、工作
我除了吃饭从仅有的工资中省下十元、五元、两元寄给母亲
邮电局的女人在我一张又一张寄单中老了
可我知道那是一个无底的洞
那个无底的洞吞尽了母亲的膏血

我把对母亲的思念放在工作上
把对母亲的思念放在写作上
放在对儿女的疼爱上

在我临近 80 岁的时候我想了想

我不愧对任何人

不愧对乡亲朋友

不愧对身边每一个人

我一生一世只愧对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

四 表姐

第一次见到表姐孙冠兰是在堂兄二哥的婚礼上,那时我才十来岁,时间是1948年。

表姐那时还很年轻,穿一件狐皮大衣,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在佳朋满座、朋友如云的客厅里显得耀人眼目。我们一群小家伙就跟在她后面,摸她身上毛茸茸的衣服瞎起哄。

表姐夫徐莫才在芜湖长街上开个小五金店,专卖洋火、洋油、洋灯、洋肥皂和洋蜡烛。表姐夫为人朴实又很少说话,跟在表姐后面就像一个拎包的或伙夫。他为人忠厚也能苦干实干,由于人品不错也善于经营,加上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土壤肥沃,气候温润,也是各种名产洋货集散之地,数年间,家境积少成多遂在长街平安里一处购买了一个四合院,有天井,有客厅和厢房,离张恒春老药店和大街都不远,闹中有静,是个居家安身之处。

表姐在我心中是个神奇人物。她文化程度并不高却熟读了许多古典诗词和文学,特别是对李密的《陈情表》《祭十二郎文》等烂熟于心。特别奇怪的是她还阅读了不少外国小说,如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许多精彩章节她不仅能复述而且可以反复讲给别人听。

流传在亲戚朋友中关于表姐的一段故事是:1950年,伯父被划为地主分子并被判为破坏土改而出逃时,因没有盘缠曾求助于表姐。表姐丝毫没有推脱和惧怕牵连,不仅倾囊相助而且连手上戴的手镯和戒指都一一脱下来

交给伯父,让其在困难时可以变卖和急用。

表姐不仅心性善良还是个爱才的人。1956年我的处女作《卖菜者》在《芜湖日报》发表后,她竟冒着高度近视带来的危险夜晚乘小渡船过青弋江到能远楼去通知我,又领着我到二街老邮局门口宣传栏上观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1958年,一直供养我在芜湖一中读书的大哥被打成右派,我的经济来源断绝,且又由于家庭出身是官僚地主兼工商业,无法获得学校助学金的资助,只得中途辍学回到家乡。表姐其时正在大陇坊业余学校教书,就多次介绍推荐我出来教学并让我住在平安里她的家里,让我能够一方面养活自己,一方面坚持学习。六七十年代,我因为写作开始有了一点名气,特别是担任市里和马钢文联一些文学方面的组织工作后,经常去省里开会,有时也途经芜湖。看到我身边有一帮子文学青年,其中也不乏人高马大一表人才者,表姐要我留心给她女儿(正在文工团工作)找个对象。我后来也真心把表姐的话当作一回事,亲自出马点将,促成了一段姻缘。

我住在老市区时,表姐也经常来小住几日,还是谈兴很旺,还是记忆力很好,还是喜欢阅读一些书报杂志,谈谈古典文学,但视力是一年不如一年了。80年代,我一直在三轧钢厂党委宣传部门工作,表姐就住在钟村附近一个小屋里,和女儿女婿在一起很安逸但内心亦很寂寞。三中全会后不久,文学正呈现高潮,我成天忙于自己写作和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看望表姐不多,主动交流更少,至今心存遗憾。

几年后,表姐身体多病,又回到芜湖与儿子一起居住。老病缠身,孙子孙女们要上学,家里的一点房产要合理分配,烦心事越来越多,平安里也平安不起来了!